



写作周刊



找记者 上壹点
A14-15

齐鲁晚报

2022年6月27日
星期一

思
想
光
华
文
字
魅
力

□ 美编：陈明丽
□ 编辑：向平

□钟倩

重读大先生，在我看来是件饶有兴趣的事。读原著之余，我犹喜欢一些文化随笔，近来喜欢甘肃作家薛林荣的“微观鲁迅”系列，最新出版的《鲁迅的门牌号》，以鲁迅的居所为主线，再现他的迁居史、居住史和创作史，探寻鲜为人知的家族聚散、心理变化和精神轨迹，让我看到一个有血有肉和富有家国情怀的大先生。

如果老舍先生没有在济南暂居过四年多，他不会有流传后世的文学经典，可见一座城市对一个人的深远影响。同样的，从绍兴“覆盆桥周氏”走出的鲁迅，一生的行迹，遍布南京、日本、浙江、北京、厦门、广州、上海，其中，在上海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九年时光。作者变身背包客，一边重走鲁迅的路线，一边打捞历史的片段，书中的黑白照片和手绘地图，为阅读平添真实感和立体感。在上海景云里，鲁迅成家，生子，人生“下半场”变得幸福如许。弄堂里的叫卖声，被他如实记录，薏米杏仁莲心粥、玫瑰白糖伦教糕、虾肉馄饨面、五香茶叶蛋等，叫卖声搅碎了灵感，徒生烦恼；寓所

【书里书外】

景云深处是吾家



里的“微讲堂”，譬如，陶元庆和钱君匋来访，鲁迅与他们探讨封面设计民族化问题，到了饭点仍意犹未尽，而登门求教的青年也不在少数。

鲁迅在上海的活动，始终以内山书店为圆心，辐射到拉摩斯公寓、大陆新村、溧阳路藏书室，作者的话一语中的，“内山书店是其生活、写作、社交的总策源地，这里是鲁迅的公共书房、接待室、授课室、收发室、避难处。”摩拉斯公寓，是他在上海的第二处居所。在这里发表170余篇著译作品，在这里陈赓与他秘密会过面，现存的“反围剿”地形草图可以证明；瞿秋白两次来此避难，他还给周海婴买过玩具。最令我感兴趣的当数狄思威路藏书处，早在移居大陆新村前，鲁迅就有筹划，他以内山书店职员镰田诚一的名义租下，藏书以马列主义方面、苏联文艺理论和国内外左翼的杂志为主。危难之际，镰田诚一护送他们一家逃入英租界，鲁迅不忘恩情，他去世后为其罕见地撰写了墓志铭，称其“出纳图书，既勤且谨，兼修绘事，斐然有成”。要知道，鲁迅一生只为他 和韦素园、曹靖华的父亲曹植甫写过碑铭，很是耐人寻味。再粗犷的男人也有细腻之处，上海大陆新居，终究没给他留下好印象，冬天冻坏水管、夏天酷暑难耐，蚊虫、狗吠、蛙声以及邻里吵闹等，令他不得安生，心绪复杂。1936年6月，他在最后的日记中写道，“……但日记是否以明日始，则近颇懒散，未能定也。六月三十日下午大热时志。”大热，指天气，何尝不是内心痛苦的一种映照呢？

对鲁迅来说，“未能离开 的上海”不啻一种宿命，而南京、日本、浙江则是中转过渡，北京则是老 天眷顾。他在给杨霁云的信中说 过，“中国乡村和小城市，现在恐无可去之处，我还是喜欢北京，单是那一个图书馆，就可以给我许多便利。”去世前几个月又说，“我很赞成你们再在北平聚两年：我也住过十七年，很喜欢北平。”其实，每处居所背后，都蕴藉着鲁迅的声色气息和周家往事。南京是求学地，为他的成长打好精神底色。江南水师学堂获得金质奖章，他当即变卖，换来几本书、一串红辣椒，红辣椒用来驱寒提神。作为学霸级别的尖子生，读书是鲁迅的最大嗜好，“一有闲空，就照例地吃 传饼、花生米、辣椒，看《天演论》”。日本是漫漫长途的一个驿站，定格他与藤野先生的师生情谊，见证他的文学精进，以及 与周作人的情感疏离。仙台藤野屋公寓，系监狱旁边一个客店，没过多久他就搬离，而他最早的一封信从这里寄出，“尔来索居仙台，又复匝月，形不吊影，弥觉无聊。昨忽由任君克任至《黑奴吁天录》一部及所手录之《释义》一篇，乃大欢喜，旁日读之，竟毕。拳拳盛意，感莫可言。”虽为文言文，但读来能感受到噬骨的孤独感。后来，回国成婚后返回日本，住进东京伏见馆公寓，由于洗浴发生纠纷而搬离，移居中越馆。这一时期生活相对自由，“吸‘敷岛’牌香烟，早午饭合并吃，买德文杂志等旧书，学习俄文，熬夜，点洋

油灯看书，抽烟多，烟蒂头插满炭盆像大 马蜂窝”。

在日本留学期间，鲁迅曾随许寿裳住进一处豪宅，由周氏兄弟、许寿裳、钱均夫、朱谋宣五人合租，取名为“伍舍”。住豪宅顶着经济压力，他连去青木堂喝杯牛奶果子露的能力也没有了。但这处豪宅物有所值，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曾居住过。两人同住过一处居所并不能说明什么，但鲁迅是个例外，构成中日现代文学史的有趣话题。不得不说，居日期间，周作人留下太多笔墨，这成为后人深入了解鲁迅的可信史据，也冥冥中与鲁迅的作品形成“互文关系”。后来，在浙江旅居期间，可视作鲁迅初入职场的“小白”经历。无论是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优 级生理学课和初级师范化学课教员，还是绍兴府中学堂博物学教员，熬夜是他的常态，“每晚都工作或读书到深夜，旁边必备香烟和条头糕，许寿裳经常晚上来读，共商校务”，他的严谨学风和博 学学识赢得师生们喜欢。

纵观鲁迅的一生，居所大抵是相似的，却各有各的不同，所谓不同，指“与谁

同住”。1912年5月5日，他从迁居北平绍兴会馆藤花馆，带着寻祖问踪的思乡意味。在北京他完成三件大事，一是为弟弟周作人谋职，经蔡元培推荐至北京大学任教。这个过程一波三折，细节之处流露出兄弟情笃。起初周作人在北大国史编撰处工作，干了不到20天出麻疹请 假，鲁迅亲自代他写请假条；当周作人正式被聘为文科教授，鲁迅晚上帮他修改讲义稿，第二天再誊清稿件交学校油印备用。不禁令人动容。第二件是修炼内功，为文学创作打好心灵底色。他抄古碑、收藏书、搜古董、读佛经，会师友，养宠物，过与世无争的生活，却也充满情趣，“抄写石碑疲倦的时候，周树人往往会受到不了老屋的闷热，到古槐树下手摇蒲扇纳凉。”他饲养的宠物是壁虎，钟情壁虎，乃是他精神世界孤独、苦闷和彷徨的体现。第三件是斥资买下新街口八道湾11号，把母亲接来，实现周家在北京门第中兴。八道湾11号既是民国最有名的文艺沙龙，也是思想火花的富集之地，更是鲁迅的避难所。短居三年间，五四时期周氏兄弟最想要的新文学作品都是在此诞生，“他们别开山河，自成体系，其价值将得到进一步重估，其深层的隐喻不容小视。”兄弟俩患难与共，唱和有加，手足怡怡，亦曾形影不离，相偕出游、购书、饮茗、赴宴。鲁迅牺牲学业和事业回国谋事，供养在日留学的周作人，两人见面经常“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”，拳拳深情跃然纸上，即便后来失和也无法抹杀。

周氏兄弟的失和原因是复杂多元的，但有一点毋庸置疑，割席绝交为他们的命运撕开一道口子，揭示出文学之外的另一种悲怆和沮丧。因此，八道湾成为永久的痛。最是患难见真情，当母亲迁出八道湾与鲁迅同住，鲁迅再次找房子，抱病四处看屋，最终选定西三条21号。这期间多亏了李慎斋的慷慨帮助。居北京期间，他有过一次西安行，回京后第一时间专程带着购买的特产去答谢李慎斋，赠以长生果、枸杞子各一盒，汴绸一匹，《颜勤礼碑》一份，让我们看到一个深谙人情世故的鲁迅。

鲁迅的门牌号，是留给后人的精神密码；鲁迅的居住史，又是抛给历史的心灵之问。唯有在一遍遍重读中，才能把这个问号拉直。“老屋离我愈远了；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，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”，或许从离开故乡的那一刻起，他 就将故乡装进行囊，同时寻找另一处精神家园。经历一次颠簸，体验一次迁居，意味着精神层面的同频共振，与社会时局，与时代变迁。哪怕后来去厦门，“抱着和爱而一类的梦”，与许广平度过甜蜜时光，他的内心也是存有隐痛的。因而在芳草街44号创办北新书屋，为文学青年提供精神滋养，让广州的文坛热闹起来，最终以亏本收场。这件一生中绝无仅有之事，留下文学巨匠的匆匆身影，一瞬，也是永恒。

【行走人间】

嗨，母亲

□邓炜

我记得母亲远远地站着，手里拿着一张十元钱的纸币向我展示，她笑着说：“孩子，我们这个月只剩十块钱啦！”我当时只觉得好玩，毫不担心。因为我总是很有底气地认为，妈妈一定有什么办法让我们不至于挨饿。

这个场景发生在我年幼的时候。那时父亲为了生计去国外打工，一去便是八年，只有我们母女二人留守在家。当时感觉这并没有什么特别，可如今想来，母亲一个人独自抚养我八年，对一个女性来说，那是一段多么艰辛的经历啊！

也许因为父亲不在身边，母亲的精神压力很大，记得那时她十分易怒与暴躁。比如我不小心把铁质的杯盖弄掉在地上，母亲就会骂我好 久。每当这种情况出现，我会捂着耳朵躲到阳台上。

或许是我太淘气了，三年时间居然辗转换了三家不同的幼儿园。依稀记得是因为母亲不能接受老师的惩罚方式，就带我去幼儿园找园长谈话。那时我只是在外面玩，对于大人们的谈话毫不知情。我只知道过了不久，母亲就为我换了一家幼儿园。

上小学了，我自我感觉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小孩了，没犯过什么大错，但仍然总是被老师叫家长。每次叫家长，都让我们这个小小的家如临大敌。因为没有男人可以依靠，每每为我抵挡老师唇枪舌剑的只有母亲。

父亲不在家，母亲按照自己的经验来教导我如何做人，不可 以说谎，不可以偷东西，没有钱也不要认怂……在往后的日子里，母亲的教导如影随形，总会及时地制止我去做错误的事。

高三的时候，我办了住宿，每两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。母亲每天骑很长时间的电动车来校门口给我送午饭，她这样做只是为了每天都能见到我。我劝她没必要这样奔波，可是她总坚持要来，哪怕耽误了上班也在所不惜。母亲送来的饭菜都很丰盛，她说早晨四点就去市场买菜，做了一上午送过来的。我那时有点不明白她的执着，但是同学都十分羡慕：“你怎么有这么一位好母亲。”

小时候，是我离不开母亲；但是我长大后可以远走高飞时，母亲却越来越离不开我了。她越来越想要帮助到我，可是我需要她的地方越来越少，每当她抓住了一个我不太明白的话题领域时，便会得意洋洋地讲上半天，努力地想要掺和到我的生活里。

那时我感到她几乎在拼命地工作，马不停蹄地干活，但是在饭店传菜和刷盘子这样的简单工作，即使她从整个下午一直干到半夜，也只能挣到50元。母亲每天带着一身油烟味回来，洗了衣服洗了头，倒头便睡。

“妈，不要再做这样的活了。”我劝她。

她说：“还能干什么呢？都一样累的，不干活哪来的钱呢？”

母亲总会不顾总管的命令，偷偷地带客人吃剩的饭菜回家，而我的称赞会让她下次带回更多剩菜。我知道，我的开心会让她感到满足。目睹母亲的艰辛，我懂得了服务业人员是多么不容易，我也会尊重服务员，在饭店吃饭会尽早离开，尽量不给他们添麻烦。因为他们当中也有像我母亲这样辛苦的人。

我的父亲回国之后找不到稳定的工作，几番做生意都遭遇挫折，最后他决定去当大货车司机。这是一个完全没有规律作息的工作，并且需要久坐，经常连续几天不睡觉，然后再连续睡上好几天。

父亲母亲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老下去。母亲的脸色变得蜡黄，头发稀疏。父亲满脸皱纹，眼袋臃肿。他们和我身边许许多多的平凡者一样，在有限的生命能量里毫不怜惜自己地拼搏着，好像正在风化的残损胶卷，一点一点被消耗。而我们只是被他们温暖着的旁观的下一代人，看着他们，直至生命燃尽的那一刻。

嗨，母亲。